

曾有人问我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我的回答是:尊重他人,亲疏随缘。这个回答基本上概括了我对待友谊的态度。人在世上是不能没有朋友的。不论天才,还是普通人,没有朋友都会感到孤单和不幸。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也都会有自己或大或小的朋友圈子。如果一个人活了一辈子连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么,他很可能怪僻得离谱,使人只知敬而远之,或者坏得离谱,以至于人人侧目。

不过,一个人又不可能有许多朋友。所谓朋友遍天下,不是一种诗意的夸张,便是一种浅薄的自负。热衷于社交的人往往自诩朋友众多,其实他们心里明白,社交场上的主宰决不是友谊,而是时尚、利益或无聊。真正的友谊是不喧嚣的,根据我的经验,真正的好朋友也不像社交健儿那样频繁相聚。在一切人际关系中,互相尊重是第一美德,而必要的距离又是任何一种尊重的前提。使一种交往具有价值的不是交往本身,而是交往者各自的价值。在交往中,每人所能给予对方的东西,决不可能超出他自己所拥有的。他在对方身上能够看到些什么,大致也取决于他自己拥有什么。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地欣赏和尊敬。因此,重要的是使你自己真正有价值,配得上做一个高质量的朋友,这是一个人能够为友谊所做的首要贡献。

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们身上都有一种直觉,当我们初次与人相识时,只要一开始谈话,就很快能够感觉到彼此是否相投。当两个人的心性非常接近时,或者非常远离时,我们的本能下判断最快,立刻会感到默契或抵触。对于那些中

间状态,我们也许要稍费斟酌,斟酌的快慢是和它们偏向某一端的程度成比例的。这就说明,两个人能否成为朋友,基本上是一件在他们开始交往之前就决定了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并不是由愿望决定的,而是由有关的人各自的心性及其契合程度决定的。愿望也应该出自心性的认同,超出于此,我们就有理由怀疑那是别有用心,多人半有益方面的动机。利益之交也无可厚非,但双方应该心里明白,最好是摆到桌面上讲明白,千万不要顶着友谊的名义。凡是顶着友谊名义的利益之交,最后没有不破裂的,到头来还互相指责对方不够朋友,为友谊的脆弱大表义愤。其实,关友谊什么事呢,所谓友谊一开始就是假的,不过是利益的面具和工具罢了。今天的人们给了它一个恰当的名称,叫感情投资,这就比较诚实了,我希望人们更诚实一步,在投资时把自己的利润指标也通知被投资方。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情况:开始时友谊是真的,只是到了后来,面对利益的引诱,一方对另一方做了不义的事,导致友谊破裂。在今日的商业社会中,这种情况也是司空见惯的。我不想去分析那行不义的一方的人品究竟是本来如此,现在暴露了,还是现在才变坏的,因为这种分析过于复杂。我想说的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采取的态度也是亲疏随缘,不要企图去挽救什么,更不要陷在已经不存在的昔日友谊中,感到愤愤不平,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应该知道,一个人的人品是天性和环境的产物,这两者都不是你能够左右的,你只能把它们自己的产物作为既定事实接受下来。跳出个人的恩怨,做一个认识者,借自己的遭遇认识人生和社会,你就会获得平静的心情。



守望者语
在日益关注健康的今天,请人流汗无疑比请人吃饭(赴饭局)更受欢迎。请人流汗有很多种不错的方式:羽毛球、篮球、网球、登山、游泳,还有甚至不需任何专门场地或工具的——跑步。但似我等已过知天命之年者,以上方式都太剧烈,而选择“可以从5岁打到90岁”的乒乓球,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种运动幅度尚可,虽推、拉、扣、搓、提、削,正板、反板,小弧圈、大弧圈,闪转腾挪,纵横捭阖,但强度不大,且适合群体进行。于是,呼朋唤友,奔场地“去也去也”。先是几个同事“打着玩玩”,练练手,出出汗,活动活动筋骨,接着便有左近的人被吸引进来,乒乓交际,威力顿显。队伍逐渐壮大,达到既相聚交流,又锻炼身体,还切磋球艺的目的。捉对厮杀中,欢声笑语,颇有乐趣。每每有精彩之处,往往发出阵阵赞叹、声声欢笑。那种声震屋顶、肆无忌惮的欢笑,是严谨而紧张的工作中不可能发出的。



请人流汗
运动贵在坚持。乒乓球搭子们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无论刮风下雨,不管高温酷暑,每天40分钟,持之以恒。夏天出汗排泄体内毒素,春天出汗排出体内寒气,秋天出汗维持机体平衡,冬天出汗是金汗,能激发机体活力。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抽荆、犬女和大舅子等见我越打越欢,也跃跃欲

试,纷纷加入了乒乓行列,周末挥拍上阵,淋漓流汗。于是,场上上演乒兵德比:父女赛、母女赛、舅甥赛、夫妻赛、兄妹赛,外加同事赛、邻居赛、朋友赛,切磋第一,比赛第二,对阵的捉对厮杀、每球必争;候场的呐喊助威、叹息喝彩。不亦乐乎,赢的一脸喜悦,输的并不气馁。握手约期再战。

经过长年累月的汗水浸泡,丰硕的成果接踵而至:王君的腰身由两尺六寸缩到了两尺二寸,徐君的“三高”一去无影,孔君的抑郁症显著好转,倪君逐渐戒除了麻将陋习,此前萎靡不振的李君如今容光焕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运动中获益的人现身说法,更多的人加入成为流汗一员。彼此间只要一见着,便是一句——走,我请你流汗去!

那是20多年前一个深秋的白天发生的事。我骑着刚刚修好前胎的“霸伏”助动车去采访,当驶到中山公园北侧的万航渡路时,突然看见前方不远处一辆“新大洲”助动车似乎想穿越马路,见状,我本能地刹车减速,糟糕!突感刹车不带动,尽管我紧捏刹车把,“霸伏”还是撞上了那辆“新大洲”。尽管没有发生“车毁人亡”的惨象,但那位骑车男士的左手腕被撞破了皮,殷红的鲜血从灰色的袜子里渗出来,疼得他忍不住叫出声来。

步杜牧九日齐山登高韵

邵益山
登高气爽看云飞,北雁南来消息微。篱下黄花开口笑,镜中白发几丝归?天时尚且争朝夕,地理何曾拒落晖。拾得秋光蘸笔墨,临风一啸振寒衣。



吧”我帮他按摩着淤青的脚腕,心里真希望“没大事(骨折)”。不一会儿,那位男士反倒安慰起我来:“看来问题不大,没事,伤点皮肉不要紧的。”他坚决不让我陪他去医院检查,说:“我能自个儿去,不耽搁你时间。”于是,我掏钱给他,他就是不肯接受。最后,我们交换了名片,得知他姓周,“在附近一家叫‘仁爱’的服饰公司工作”。临别,我动真情地说:“你无论如何要把检查的结果告诉我,免得我担心。”第二天,我刚进办公室坐定,126的拷机蓦然鸣响,我有些忐忑地回拨电话,话筒里传来周先生的声音:“告诉你,别

在世界美术史中,女画家是如此稀少,由于少而弥足珍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画家缺少才华,而是,她们的才华常常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遭遇了遮蔽——毋庸讳言,这依然是个非勒斯中心的世界。在我很小的时候,在父亲送给我的第一个日记本里,有着这样一幅画,叫做《母与女》。这一对世界上最美丽的母女,组成了世界上最



我模样文弱,但从来就不嫌弃粗活儿。在温哥华,只要干得动,我乐意试试各种脏活累活,比如劈柴。住了这么久,我还没听说哪个华人自己劈柴的。劈柴是为了壁炉生火用。壁炉可以燃尽双掌合拢那么粗的木头,但是一开始划着火柴时的微火只能点燃一张薄纸。如果这张纸不能接着燃烧起下一根木头,就只能叹息了。于是,就需要比指头还细的木头,起码要一大捧。让这一大捧的细木条烧透了,接着去烧手腕粗的,接着烧胳膊粗的,然后就放心地摆放上最粗的大木块了。不一会儿,热烈的火焰就会在壁炉里快活地往上蹿,不断地变换着外形,让人看不够。

我儿子喜欢跟壁炉有关的一切,包括劈柴。他会用手锯锯那些倒下的树干,锯成一段一段相同长短的,可以插进壁炉的,收起来晾干,等到冬天生火。我为他特意买来一段树墩子,大于成人双臂合拢那么粗的,放在院子里,专门在上面劈柴。我家有大小两把斧头。大斧子需要直起身子抡它,狠狠往下劈。小斧头是蹲在地上,慢慢地砍出小木块。抡大板斧,最重要的是准,正好砍在需要的位置上,不然,砍歪了砸在木头上把木子弹起来打着自己或旁边的人,要么是碰都没碰到直接砍在木墩子上白费劲。歪一点儿也不好,削掉一小片,不必使那么大的劲儿。

另一个细节,就是把挨劈的木头摆放稳。大木块放在墩子上常常摆不稳,这时需要在底部某个地方垫上一片碎屑,让大木头稳稳当当地站在木墩上。

摆稳好木头,我找准了想象中的下斧头处,两腿一前一后分开站,然后不急不缓地抡起大斧,猛地吸一口气,抡圆了,啪,用力砍下去。咔嚓,斧头立在墩子上,木头分开了,碎屑四溅。还要更细,就再次摆好木头,再站稳了,吸气,抡起来,狠狠砍下去。没多久,原先的几块大木头不见了,旁边新鲜的细木一堆。当我直腰看着眼前的成果时,额头,鼻头,都是汗。没带毛巾,手一抹一擦就行了。衣服里面也湿了,背后热呼呼的。

接着,就是把细木再劈细,弄成手指大小的。蹲下来,一边继续擦汗,一边慢慢地精工细作了。

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美丽与哀愁

徐小斌

温馨的画面,有好长时间,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看看这幅画,这幅画,有着意想不到的治愈作用:虽然是写实,其实却是超现实,因为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个感觉,在真正的现实世界里,是没有这样完美无瑕的画面的。这幅画的作者,就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伊丽莎白·路易丝·维热·勒布伦(Elisabeth Louise Vigée Lebrun),她于1755年出生于在一个艺术之家,从小画画,后成为法兰西皇家绘画雕

学院院士,世界各国许多著名的艺术院校都聘请她为“荣誉教师”。她是当之无愧的法国最杰出的女画家,同时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女画家之一。她一生的经历具有极强的传奇色彩,简直就是是一部史诗般的巨片,令人在无比震撼的同时扼腕叹息。

干粗活 ——居家(加)的日子之十一

宋毅
原来勒布伦竟然是个赌徒和酒鬼!他比继父更加吝啬伊丽莎白家的钱财,最糟糕的是:她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而以勒布伦夫人的名字闻名于世——这真具有讽刺意义。

这一切都无法剥夺女画家的才华,她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绘画和女儿,她的肖像画红遍了整个欧洲,以至于奥尔良公爵夫人找她画像都得排队,法兰西元帅更惨,到了她的画室连位子都没有,只能席地而坐!

在她二十三岁那年,被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皇后召入凡尔赛宫,这一去就是十余年,其间,她为皇后画了三十多幅肖像,两人成了好闺蜜。但是她心里很清楚,她一直是在异性的欲望和同性的嫉妒的夹缝中生活,果然,正当她名声日隆之时,流言几乎令她陷入没顶之灾。

她的一幅画《和平带来富足》给她惹了麻烦,流言开始弥漫在凡尔赛宫四周——别有用心的男人们凭借着臆想,硬说她和一个男

画家有不正当关系,因为这位画《皇太子诞生》的画家住得离她很近,且当时的伊丽莎白年轻貌美,流言被当时的宫廷首席画师皮埃尔利用,皮埃尔出于嫉妒,提出伊丽莎白根本没有正规的从业执照,要查封她的画室,更有人以讹传讹,说她铺张浪费:她明明只为一聚会花了十五万法郎,却被讹传为200万法郎!为此国王亲自出面找她谈了话!

并且,人们开始指责她收费太高,动辄上万,殊不知她全部的收入都进入了她丈夫——那个酒徒和赌棍的口袋。这一切让伊丽莎白有口难辩,痛苦不堪。终于,在画了《玛丽皇后与她的孩子们》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作为皇后的密友,伊丽莎白自然是被通缉的铁杆保皇派,她匆忙中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行囊里只有区区80法郎,带着心爱的女儿,与一个雅务党人挤上同一辆马车,匆匆逃亡。

她从此浪迹天涯——从意大利、奥地利、德国一直辗转到了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她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俄国皇后把她留在身边,而在这时,她已经听说路易十六与皇后玛丽殒命断头的消息。而她那个赌徒丈夫觉得她已经失势没有利用价值,向她提出了离婚。

她何曾想到,圣彼得堡成为了她的第二故乡,她在这里再次得到缪斯女神的垂顾,画了大量肖像画,并且,生平第一次全额拿到了应得的报酬。但是好景不长。她一直视作唯一亲人的女儿朱莉背叛了她,朱莉非要嫁给一个长她十七岁的男人,她鉴于自己的教训竭力反对,结果是与女儿恩断义绝。她痛不欲生,再也没有前行的力量了!这位曾经令整个欧洲倾倒的美女画家、不幸的妻子、失败的母亲,最后栖息在了巴黎。她为自己的墓碑写了这样一句话:这里,将是我最后的休息之处。

画家有不正当关系,因为这位画《皇太子诞生》的画家住得离她很近,且当时的伊丽莎白年轻貌美,流言被当时的宫廷首席画师皮埃尔利用,皮埃尔出于嫉妒,提出伊丽莎白根本没有正规的从业执照,要查封她的画室,更有人以讹传讹,说她铺张浪费:她明明只为一聚会花了十五万法郎,却被讹传为200万法郎!为此国王亲自出面找她谈了话!

并且,人们开始指责她收费太高,动辄上万,殊不知她全部的收入都进入了她丈夫——那个酒徒和赌棍的口袋。这一切让伊丽莎白有口难辩,痛苦不堪。终于,在画了《玛丽皇后与她的孩子们》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作为皇后的密友,伊丽莎白自然是被通缉的铁杆保皇派,她匆忙中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行囊里只有区区80法郎,带着心爱的女儿,与一个雅务党人挤上同一辆马车,匆匆逃亡。

她从此浪迹天涯——从意大利、奥地利、德国一直辗转到了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她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俄国皇后把她留在身边,而在这时,她已经听说路易十六与皇后玛丽殒命断头的消息。而她那个赌徒丈夫觉得她已经失势没有利用价值,向她提出了离婚。

她何曾想到,圣彼得堡成为了她的第二故乡,她在这里再次得到缪斯女神的垂顾,画了大量肖像画,并且,生平第一次全额拿到了应得的报酬。但是好景不长。她一直视作唯一亲人的女儿朱莉背叛了她,朱莉非要嫁给一个长她十七岁的男人,她鉴于自己的教训竭力反对,结果是与女儿恩断义绝。她痛不欲生,再也没有前行的力量了!这位曾经令整个欧洲倾倒的美女画家、不幸的妻子、失败的母亲,最后栖息在了巴黎。她为自己的墓碑写了这样一句话:这里,将是我最后的休息之处。

是的,她太累了,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休息;而她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是八百多幅艺术珍品与永远的怀念。

看着周老板一脸的无助相,我迅即反应:“这批发出了,就口头更正一下主要的错,剩下的就不要发了,会后我帮你校对一遍再去印吧?”周老板连连点头,愧喜交加跃然脸上……

是夜,一本蛮厚的产品宣传册经我仔细勘校完毕,已是深夜11点多了,周老板执意要用“奥迪”送,我诙谐地笑笑,拍拍“霸伏”的长条坐垫:“周老板,你的心意我领了,以后有这方面的事尽管打我手机。”

“霸伏车”扬尘而去,敦厚的周老板久久地站在厂门口,没有离去。

金箍子成为一段温暖的回忆,明请看本栏。

宽容

“霸伏”撞人之后

丁汀
吧,欢迎你来看公司看看。”我的车撞了人家,人家却还要和我交朋友?这算哪门子的奇事?于是,秀才有情纸半张,感动之余,我在自编的副刊版面上写了一篇小文,以示周先生的宽容和仁爱。至此,“霸伏车”撞人后我内心的愧疚,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释怀了。

世事无巧不成书。若干年后,我以一家都市消费类杂志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一个服装品牌委托某广告公司召开的新品发布会,会上竟然与周先生邂逅!我俩自然好一番感慨,他说:“那次被你撞,我也太急着赶回厂里去处理急事,不能全怪你呢。”原来,周先生就是当年服饰小作坊“仁爱”的老板,如今他已是拥有3条服装流水线的中型私企老板,他一路埋头苦干,“新大洲”早已换成了“奥迪”。

然而,在我仔细看他的产品宣传册时,却发现不少明显的错别字,甚至连电话都少了一位数字。“这可是你们产品的面孔呢,千万不能疏忽呀!”我情不自禁犯起了“捉老白虱”的职业病。